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五〇號　原名：抗戰日報

解放軍總部公佈四個月戰績

消滅敵四十五萬人

俘敵將官五十六名，繳砲二六〇四門，機槍一萬二千餘挺，克城二三五座。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七、八、九、十四個月綜合戰績如下：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綫未發表的軍、師照兩綫已發表的師、旅計算）十個師部、二十三個整旅、三個旅部、二十七個整團、六十六個整營，除十個師部外，折合三十八個半旅。殲滅敵人正規軍兵力連同營以下計算，共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人，內斃傷十三萬六千二百人，俘十九萬人，另起義兩個團，共三千三百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兩個整旅（師）、兩個旅（師）部、三十七個整團、五十七個整營，折合六十個團又一個營。殲滅敵非正規軍兵力，連同營以下計算，共十一萬人，內斃傷三萬四千四百人，俘七萬五千六百人。另起義一個團及其他不足一團的部隊，共一萬三千一百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十個師部，一百七十五個團又三個營，另起義三團餘，共殲滅敵軍兵力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起義者一萬六千四百人，總計四十五萬二千六百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五十六名。內正規軍三十三名，非正規軍二十三名；中將九名，少將四十七名。斃敵將級軍官八名，內正規軍少將二名，非正規軍少將六名。另俘蔣匪縣長十一名。

（五）繳獲長短槍十一萬三千七百支，戰防槍三十七支，輕機槍七千七百三十七挺，重機槍一千六百五十五挺，手提式衝鋒機槍二千六百四十七挺，高射機槍六挺，重迫擊砲七門，迫擊砲五百七十九門，六零砲九百七十五門，小砲五十門，山砲二百六十八門，野砲四十六門，平射砲四門，火箭砲八十八門，戰防砲二十七門，步兵砲二十三門，機關砲三十六門，高射砲一門，榴彈砲十門，共他砲四百八十八門，擲彈筒一千零七十三個，槍榴筒一百七十三個，火焰噴射器四具，各式子彈一千三百八十二萬七千五百發，各式砲彈十五萬一千發，手榴彈二萬三千六百枚，炸藥三萬斤又五百箱，彈藥一百噸，繳坦克三輛，毀坦克十二輛，繳獲汽車三百三十一輛，毀汽車一百零四輛，繳火車頭十三個，毀火車頭二十七個，毀裝甲火車一列，毀火車三列，繳小型軍艦四艘，毀小型軍艦一艘，繳飛機一架，擊落飛機十七架，繳木船十三隻，騾馬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匹，探照燈七座，發報機一個，軍糧二萬零六百一十石，棉花一百五十萬斤，食鹽二十萬斤，汽油一百二十二箱，電台二百一十部，報話機十六部，電話總機十一部，電話機八百六十八部，發電機四架，發電廠一座，修械所二座。

（六）收復和解放縣城二百三十五座，敵佔我縣城一百八十五座，得失相抵，我得五十座。

榆林以西打援戰

我殲馬匪四千二

（新華社西北廿二日電）解放軍於十三日至十五日擊潰增援榆林之馬鴻逵匪部，經查明，共殲敵四千二百餘，內生俘保四團團長宮長詩、副團長魏哲及正副營長九名以下一千七百五十九名，斃傷敵兩個副營長以下二千五百餘名。

讀者的警告與鞭策

揭發之後，還要堅決追清責任

編者按：本文係一讀者來信，他接連看了報上揭露了宋滿孩、王俊德及離石領導上壓制群衆包庇壞蛋等重大事件後，看出還有許多責任問題，必須追究清楚。讀者並特別提到九月三十日本報刊出「一個在黨內抖地主威風的女人」李鳳事件時，黨報曾要求她的丈夫「某部長應自動請求黨的處分」。可是此事至今如石沉大海，迄無回音，對黨報採取這種態度，讀者表示非常氣憤。我們認為讀者這些意見，乃是對人民對革命負責精神的具體表現，是代表廣大讀者的呼聲。這一來信，是對那些被報紙揭露批評後，仍採取熟視無睹，甚至去圖個促後，依然採取拒絕答覆與聲明的態度的人一大警告。我們希望這些人正視這一警告才是。讀者這一來信，也是對我們報紙工作者的批評與鞭策，我們對這一嚴正的批評與鞭策，完全接受並致敬意。原信如下：

編者同志：

本月中旬六天之內，報上接連揭發了王俊德、宋滿孩以及離石壓制群衆庇護壞蛋等重大事件，這些重大案件都與縣區領導上有不解之緣，但有許多責任問題沒有追究清楚。我想報紙在揭露這些事情之後，還應該跟蹤追擊，弄個水落石出才行。我這裏寫出自己想到的一些問題，我要求那些有關的人物在報上作公開的答覆。

關於王俊德事件

一、對十三日所登王俊德案，我要問：楊、任、武、史諸人，與王俊德的關係處於何種狀態？為什麼你們那樣地鍾愛這末一個壞蛋，而不斷地加以提拔？四四年，四區「區長武銳一領導」群衆選為「英雄」。」是怎樣「領導」的？當時區委書記史[illegible]已知王俊德是混良為奸，為甚麼不予揭穿？（報導中說他是「為了個人獲得堆疊英雄榮譽」，我覺得是沒有根據的，有什麼憑據論斷他單是一個品質問題？）王俊德供稱在土地改革中受縣長把他訂為富農，而在復徵中縣長任悟僧又把他改為中農，請問縣長任悟僧：這話是否屬實？如果屬實的話，是誰給你這種毀法亂紀的權柄？你這縣長是給甚麼人當的？還有縣委書記楊新，「今年六月份仍認為王俊德『英雄』事跡是實在的」，這話從何說起？當時你們縣上有過爭論嗎？楊新為甚麼要那樣「認為」呢？以後經過些什麼周折才「宣佈撤銷」的？

關於離石縣上壓制群衆等

二、對離石縣上壓制群衆庇護壞蛋（十七日消息），我要問：那些壓制群衆庇護壞蛋的「領導上」是那些人？他們的尊姓大名為甚麼不可以在報上發表出來？還怕群衆知道他們的底細嗎？報上唯一露面的「負責同志」是閻縣長，却又未說名字，那末請問閻縣長：你們這次縣區幹部會的目的何在？是想敷衍問題還是想解決問題？是否又要「哄咱們一次」？借問閻縣長：八月間群衆把奸偽地主王思賢送交縣府之後，是誰主張「寄放在縣府建設科當科員」？為什麼他要這樣主張？今年二月是誰去「解決」領責糾的問題，為甚麼拿「壞人」帽子壓群衆？還有二、三、四區會扣起五個群衆痛恨異常的「幹部」，據縣上某負責同志談：是怕群衆打死才扣起的，所謂扣押實際上變成了保護。」這位「負責同志」叫甚麼名字？他說得是真實的嗎？如果是的話，這是那些人幹的？這是不是有計劃地破壞土地改革？（因此，報上稱這個「領導上分不清敵我，硬把奸偽地主當幹部」，我覺得也是有毛病的。）縣委書記是那一位？他更應該答覆這些問題。

關於宋滿孩案件

三、對十八日所登宋滿孩案件，我要問：是誰提拔他當的「英雄」和「幹部」？是怎樣提拔的？是不是像群衆所說：「是段營紹一手培養的幹部」？那末，再問段營紹：你說「我認錯人了」，[illegible]

一讀者　十一月二十日

尋人啟事

趙宗空弟（乳名小五）

河北阜平縣石猴村人，現年二十歲，於一九四三年由晉察冀到延安聯防司令部當勤務員，一直未給家寄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訴為感，來信交晉綏軍區工業部。

趙宗[illegible]

院長徐根竹同志逝世大會啟事

[illegible]

崞縣前後沙城等八村
六十餘貧僱農參加工作團
抽出大批鬥爭果實交政府統一調劑

（崞縣訊）一區前後沙城、東西石封、上下薛孤、大牛堡、獻都等八村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湧現出很多貧僱農積極份子與新的幹部，當這些村莊工作告一段落後，當即有六十餘人自動加入工作團，協助其他村莊進行土地改革。當他們聽了「告農民書」與「土地法大綱」後，都說：「光咱們翻了身不算，要叫各處窮人都翻了身才行咧！」「開不了腦筋就鬥不倒地主，把咱開腦筋的情由，也給別處的窮朋友們開說開說。」下薛孤村邊拴勞是個赤貧，在吃苦水、挖窯根中，認識到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在鬥爭中表現很堅決，過去赤貧如洗，這次分到十七畝水地及房屋、衣服、被褥等。他撇開家中老婆娃娃，相隨工作團去協助外村貧苦農民翻身。僱工任續千六十多歲了，他說：「咱實在是腿不行，要不我也跟去。」後來讓他兒去了，他說：「兒走了，我老倆口抬水吃沒關係，唯數外村窮人翻不了身是大事。」本月十三日，他們已相隨工作團分赴三、九、七、八各區進行工作。有的穿着新分到的皮襖和棉衣，有的揹着新分到的鞋子或被子，高興的說：「幫助外村窮朋友們翻翻身吧！」（馬烽）

（又訊）上述八村在土地改革中，收回地主全部財物及富農的多餘財物後，除滿足本村農民要求外，均本「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其多餘部份，全部交給政府統一調劑。共計有衣服四千五百餘件、白洋二萬五千餘元、布四百五十餘疋。羣衆說：「咱們是水地村莊，比別處肥富，應該幫助窮村的貧苦農民翻身。」（馬烽）

汾城南賈岡
以貧僱農為領導骨幹
向地主奸霸進行清算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一日電）汾城南賈岡土地改革中，以僱貧農為領導骨幹，全村農民團結一致，堅決澈底向十五家地主奸霸進行總清算鬥爭。呂梁區黨委工作團於八月十六日到該村後，先從發動貧僱農着手，開始以閭為單位，分為五個工作組，每天幫助貧苦農民到地裏受苦，在慢慢接近過程中，貧苦農民感到工作團是實心實意幫助他們辦事的，便把積壓在心裏的冤屈事全部倒出。原來他們最痛恨的是村裏幾個奸霸王傳良、王豹子等，過去依仗閻偽勢力，曾將負担轉嫁至貧苦農民身上，並進行百般敲詐，要糧要款，吊打羣衆，以至逼死人命。但他們又不敢起來報仇伸冤，主要是有「變天」思想，又怕一些混蛋，我們除和政權內的閻偽人員「報復」打黑槍。針對上述情況，各閭貧僱農會上進行了時事教育和階級教育，說明我們的力量，提出農民自己來當家，積極為他們撐腰。因當時農民僅有反奸霸要求，又進行了挖窮根、拔窮根的教育，使農民進一步認識封建階級和閻偽勢力是密切結合的，並提出討論「只反奸霸能不能翻身，不能翻身怎辦？」於是大家一致要求向地主階級同時進行清算。半月後，各閭僱貧農小組已經形成，但他們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領導上即說明在反奸霸和清算地主的鬥爭中，只有僱貧農才能起領導作用，同時把村裏救濟款和調劑地主的牲畜等工作，先拿到僱貧農會上去討論，使僱貧農小組形成一種力量，僱貧農的威信建立起來後，他們自己具體分工，發動中農參加訴苦。對欺侮過人的一些中農，先讓他們「洗臉擦黑」，對一些不太積極的，除在會上批評教育外，先發動他們出頭露面，扣押地主，撕破臉皮，從行動上和地主分家。九月十日召開了僱貧中農積極份子會，當時羣衆要求先建立組織，再進行鬥爭，便正式成立了農會臨委會，選出貧農驕全德為主席，會上並罷免了舊村長破產地主張紀才，選出貧農王來成當村長。會後，三四日內貧苦青年兒童，均自動成立起民兵、婦女會、兒童團，日夜監視地主的行動。並醞釀訴苦，他們說：「臉也撕破了，趕快鬧吧！」，九月廿七日晚，開會確定了鬥爭對象，選出鬥爭大會主席團，廿七、卅日接連進行了兩天的總清算鬥爭大會，到會羣衆除南賈岡外，尚有北賈岡、石灰莊、馬崖頭等村農民共千餘人，第一天大會，農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出氣會」，當天一十幾個地主奸霸，一個個被拉到會場上，農民首先把張傳良拉出來，他過去當過偽「編村」村長時，因派差及強迫給他種地，餓死和累死羣衆的牲口，僅南賈岡一村就有十幾條，[illegible]不少羣衆被他認錢「好罷」，因出不起限，一遭他打過。石灰莊，一個老漢拿着棍子，說：「張傳良，你把我四畝地霸佔去，你要我出錢，我出不起，你就用這條棍子打了我一百多下，打得我在炕上半個月不能動彈，今天我要用這條棍子還你一百多下。」羣衆繼續揭露了地主階級的[illegible]，如高利貸地主王能墻川，[illegible]升子；地主張[illegible]利用十八歲的窮孩子張保生給自己做工四個月，一個錢也沒給。這些事實激起全體到會農民的仇恨，忍不住高喊口號，地主們在羣衆憤怒下，一個個叩頭求饒，當天參加訴苦的自十二三歲小孩至六七十歲老人，共二三百人，人人訴了苦，個個出了氣。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緊接着又勝利的向地主要出底產，要出紅契。最後地主們向農民具結，保證不作壞事，倘未拿出財物的地主，則仍予扣押，至此，總清算鬥爭勝利結束，全村農民進入討論分配果實問題。（張沛、芸生）

河曲城關馬營衛婦女會上
研究出控制地主辦法
破產女地主被提出了婦女會

（河曲訊）一區城關馬營衛貧苦婦女聽了「告農民書」和參加訴苦後，階級覺悟提高，自動討論出控制地主的辦法。本月四日婦女們一起開會時，貧農趙老婆婆說：「咱過去可受過人家那些的壓迫哩，咱窮的少地無房，一年家租住人家的房子，餵一點水也得個地方，有一次過時節，我和娃娃三天沒見一顆米，人家王家地主吃了油肉白麵出來，還叫我娘倆給把院子打掃乾淨，常罵咱是窮味氣，如今是咱們出頭露面呀，非把他們踏在咱腳底下不行！」接着一個中年貧苦婦女趙玉女說：「要想打垮地主，咱婦女也要拿捏（控制）住他些哩，有些地主裝窮，咱可不要可憐，偷偷借給二升米。應當注意不讓他浪費吃好的，那天張家地主早上是油糕，午晌是餃子，大吃二喝，誰也不曉得，以後可得大家操心他們哩！」經大家熱烈討論，規定控制地主辦法是：（一）不管大小男女地主出門都經羣衆批准，不讓他家來客人。（二）絲毫不和地主共一點事（指買借東西）。（三）親自檢查怪地主，不准他們再浪費。會上發現黃三滿老婆也在場，婦女們就不客氣的指着說：「亂個！你還不知是個甚成份咧，快不用參加會啦！」大家討論黃老婆過去多剝削過人，是個破產地主，馬上把她提出去。會後組長趙老婆去尹二老婆家拉話，她早已知道尹二家裏隱藏有地主財產，趙老婆就去再三說服她，在另一次婦女會上尹二老婆把隱藏的十七個大包袱、五十塊銀洋全拿出來，還說：「我就幾天甚也不懂，想着我們奶親的東西（地主周耀章的）捨不得給羣衆，如今才知道地主的東西不是他自己的，拿出才對哩！」（張秀連）

第一野戰醫院
清洗異己份子馬劍峯等

（本報訊）第一野戰醫院清除階級異己份子馬劍峯、郭維生，連同地主狗腿王玉忠一併開除軍籍。按馬劍峯興縣大坪頭村人，家中有一百七十餘垧土地，僱兩個長工，是個惡霸富農，弟兄六個，叔父（父親早死）馬維谷，為破壞兵役，將大兒和二兒故意造成殘廢，又將馬劍峯和他兄弟送到完小「唸書」。四三年馬劍峯與其弟，假借學校名義，不服抗勤，抗交公糧，並謾罵村幹部，[illegible]要發他們，並到處謾罵羣衆，這時馬劍峯還不到二十[illegible]由學校轉入醫院，在工作中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活動[illegible]緊張的時候，他組織落後護士開小差，今年四月停發津貼，利用護士們不滿情緒，公開進行破壞，那時醫院正缺乏酒精，消毒都不叫用，他卻用酒精來洗手，去年他叔父因[illegible]關了禁閉，他公然大肆謾罵。今年五月間，馬某聽[illegible]役，知道要開始查階級，就改變態度，用「積極」工[illegible]衆。但羣衆識破了他的奸計，在學習中揭發了他的各[illegible]是他依舊裝瘋賣傻胡說他家是中農，又不顧揭露其惡霸叔父的罪惡（其惡霸叔父現已被羣衆清算）。並且把入伍動機，說成為了「打日本」。同志們對他這種反革命行為，異常激憤，一致通過剝下他的軍衣開除出去。郭維生是寧武殿坪村人，家庭是個三代的地主，父親與伯父都當過偽閭長，他為了逃避清算，在二中學習時，改名為郭汝森，把村名也改成下石溝村，入伍以後，連他父親來看他弟弟時，都不承認是他的父親，大家提出「這個老漢與你長得相似」，他還說：「這是以前認識的，不是一個村的」。這段秘密直到這次學習才給揭穿。他承認改名換姓是為了將來逃跑不易找到他。亂棍揭清後，大家也把他清洗出去。在討論處理馬劍峯問題時，王玉忠就起來給他包庇，他們是小時的同學，王在會上竟說馬劍峯全家勞動，不剝削人，現在他家不行了，後來見馬某被送到院部後，又暗中活動一部份小同志送路費，隨馬某逃跑。接着在大會上又說馬家故意將孩子描成殘廢，是為了「怕閻匪抓丁」，這時同志們看到他為地主階級說話，有意包庇馬劍峯，當場就要求審查王玉忠的歷史。王某是縣曹家坡人，他家是富裕中農，但硬說是貧農，他不滿意土地改革，不關心繳納公糧，仇恨八路軍，在工作中反抗排長，打擊同志，貪污過一丈多繃帶布和紗布，一個犧牲了的副連長的水錐，也給他拿走了；四六年時活動開小差。在五寨時，還姦污過女人。根據以上事實，大家一致說他是地主階級的狗腿子，是個兵痞流氓。將他開除了軍籍。（羣路、成捷）

保德西山頭貧僱農
開除惡霸高鳳山出黨

（保德訊）四區西山頭村，貧僱農會上讀了「告農民書」後，立即把隱瞞成份、混進共產黨內的投機份子惡霸富農高鳳山扣押，進行清算。高某抗戰前養騾子兩頭，有地五十來垧、羊四十多隻，僱過長短工，本人怕當兵，三八年混入共產黨，四〇年任縣工會秘書等職，四二年裝病退職，為逃避負担，同年分居為五戶。本人在村是幹部，給自己訂成貧農成份。本月五日，民兵把高某押回鬥爭會場時，男女農民數十人紛紛揭發其罪惡，首先提出要開除他黨籍，接着問他「你當幹部還不是為了躲兵、躲負担，享福歸發財」，「你名義上是給公家賣藥，實際上你拿上黃芩把好藥頂下，高價剝削窮人。」貧農高黃牛買你一兩大黃，你就要了一斗三升黑豆，抗屬牛盤的女人吃你一服草藥，小孩用你一點藥，你也要了三斗二升粗糧，還說是護情着哩！」僱農（退伍軍人）高用江說：「四四年你強迫組織大變工，冬天我要出外作工，你不讓，非叫給你做炭不行，到第二年我沒辦法賣了四垧地，你還擁住把我一垧門前好青苗用二斗米就買走。我參軍走後，不但不優待我家，還藉口保存，把我的傢具桌櫃全部叫你霸走，我也不敢要！」貧農高水全說：「我多担一担水，你還在大街上罵我不要臉，大人、小孩誰不怕你！」大家又揭發他在四三年保管公糧貪污六百多斤，二區一個老百姓送來公糧，他不收，給他碰過頭，在村中一貫不服抗勤，還吃貸糧，藉幹部名義竊取今春渠實白洋二十七元，每年還由羣衆優待耕工。高某低頭向羣衆承認了自己的罪惡，當場寫了悔過書，農會當衆永遠不准他參加農會，會中共清算出他白洋一百九十二元、粗細糧十一石，及其他財物一部。（張增義、裴廸國）

用地主當看護
張三的葯給李四吃了
—第三野戰醫院清洗張效良—

（本報訊）第三野戰醫院一所清除階級異己份子張效良。按張某是靜樂五區西嶺村人，家是地主，今年四月由靜樂縣政府介紹到該所充當看護，在工作中進行了一連串的破壞活動。最嚴重的是他故意給休養員錯服藥劑，將張三的藥給李四服，經發現的就有兩次。其次該吃三包藥的只給吃兩包，留下一包就給扔掉了，光被其他同志拾起的就有三十幾包，有時他故意打上不開的水，給病人喝，一次炊事員張建民看見，順手拿下。打飯時多報人數，剛下的飯就給倒了。十月下旬派他招呼重病員張元金同志，他竟撞進病房，使張同志發生危險症狀（食物中毒症），得不到急救而犧牲了。他私用同鄉和親戚關係，拉攏小同志向他講別人的缺點，然後進行挑撥，有時裝病不幹，散播不滿情緒，還活動殷白則開小差（這些破壞事實，在排務會議檢討中揭發出來，全排同志當即將他扣起，本月五日召開了全體工作人員、休養員大會。當主席報告張某各種破壞事實後，羣衆紛紛起來向他質問，他說他家被清算），一想起家裏的事就想破壞，暴露了地主階級的本質。最後將他罪惡剝下，送交當地羣衆處理。來由王副長向休養員道歉，說明由於階級觀點麻糊，沒有及早發現，致使休養員同志增加了許多痛苦。（王代志、郭興茂，武歉瑞、成恆）

簡訊

成成中學男女同學二十名，於十月二十一日，到八軍分區某醫院服務，前一天晚上，全校師生開會歡送。（梁濟）

蘇美在對華關係上的兩種政策

馬西努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莫斯科電台十五日廣播馬西努評論蘇美在對華關係上的兩種政策，全文如下：

據報紙消息，莫洛托夫發表關於偉大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報告後，使中國廣大社會人士發生深刻印象。莫洛托夫在報告中說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時，中國社會愛國民主人士特別注意這部份報告的意義。社會主義的政策，就是和平及國際合作的政策，蘇聯在過去和現在，一貫的在遵行着這樣的政策，這種政策所根據的原則，就是尊重大小國家的主權，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與此相反的是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否認各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踐蹋各民族的主權，以美國統治其他民族爲目的。中國愛國人士指出：過去很久以前，中國人民即能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證明社會主義的政策與帝國主義的政策這種原則上的分歧。

蘇維埃共和國自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根據莫洛托夫在報告中所說的那些民主原則，建立了對中國的關係。蘇聯和中國簽訂的第一項條約（指一九二四年五月「解決中俄兩國懸案大綱協定」一條約），就是承認與中國平等，承認中國主權的第一次國際條約，給中國對外關係上打開了新紀元，在中國爭取獨立的鬥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批准的中蘇友好條約，又是根據同樣的尊重各民族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民主原則，奠定了對華關係之基礎的另一個國際條約。蘇聯認爲外國不應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人民應該處理自己內部的事情，蘇聯認爲外國干涉會使中國的復興事業遭受到阻礙，因此，蘇聯政府主張外國軍隊迅速撤退。由於蘇聯政府努力，尊重各國主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可惜只是蘇聯執行了莫斯科決議，他們這樣做，是因爲這個決議符合他們對外政策的原則，是符合他們對華政策之原則的，所以蘇聯自願的遵守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而於去年四月三日將自己的軍隊——解放滿洲的軍隊——完全撤退了。

美國的行動卻不是這樣，他們不僅不執行共同簽署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協議，反而加强這種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挑起中國內戰，予國民黨以廣泛的援助和支持。美國的干涉行動是依靠着自己的武力——美軍留駐於中國，而美軍繼續留駐於中國，破壞了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簽署的協定中所擔負的義務。這表明了在兩年以前美國參加協議承認中國必須統一與民主化，是非誠意的，是虛僞的。中國的統一及民主化，是與美國戰後計劃相矛盾的，他們的計劃是企圖建立對中國及全世界統治，所以當蘇聯誠意力謀剷除對中國復興和平及民主事業道路上的障礙時，美國相反的不僅努力於保存這些障礙，而且努力增加這些障礙。最近兩年來，莫洛托夫及蘇維埃其他代表，曾在國際會議上，屢次提出撤退駐華美軍問題，指出這會引起干涉中國內政，妨礙中國之統一與和平。今年二月蘇外長莫洛托夫於其致馬歇爾函中，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與民主化，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業，指出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外國軍事參與中國內戰，只是使中國內戰擴大及使中國統一和平的事業遭受困難。他指出，因此，蘇聯政府在自己的對華關係上，始終保持着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蘇聯的政策繼續保持着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政策，和一九四五年紀。歧於具有歷史意義的條約中所規定的不變的政策。美國獨佔資本家則繼續其奴役中國的政策，這種政策記載於美國強迫中國接受其所制定的不平等的條約上。在戰後時期，當美帝國主義企圖公開建立對華獨佔的統治時，美國在政治經濟上侵略，與奴役中國人民的計劃，在新的條約（指蔣美商約等）上反映出來了，根據這些條約，得將中國國民黨區域的主權完全轉交美國。可是這些條約是極少數反動派在違犯中國人民利益的條約上所簽署的，中國愛國民主人士拒絕承認這些叛賣中國的條約，並加緊奮鬥，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解放軍總部公佈
十月份殲敵十七萬人
俘敵將官廿一名，繳砲九五五門，機槍五六一五挺，攻克縣城一〇六座。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公佈十月份戰績如下：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綫未整編的軍、師照南綫已整編的師、旅計算）三個師部（第三軍軍部、整編七十六師師部、整編四十師師部），六個整旅（整編四十師一零六旅、整編五二師八二旅、整編八八師六二旅、五師二一一旅、第三軍第七師、五三軍一一六師），兩個旅部（整編七六師二四旅旅部、整編十五師六四旅旅部），十三個整團，三十個整營。以上除三個師部外，折合十三個旅又一個團兩個營，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正規軍十一萬八千人，內斃傷四萬五千人，俘七萬三千人，另起義百餘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兩個整旅（第一七七師即原東北保安七支隊、暫編五七師，均等於整編旅），一個旅部（暫編五一師師部，等於旅部），十五個整團，二十一個整營。以上共折合二十九個整團又一個整營，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非正規軍五萬零八百人，內斃傷一萬七千人，俘三萬三千八百人，另起義一團餘，共一千一百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三個師部，六十九個團又三個營；另起義一團餘。共消滅敵軍兵力十七萬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二十一名。內正規軍將級軍官十三名，即整編七十六師中將師長廖昂，第三軍中將軍長羅歷戎，第三軍中將副軍長楊光鈺，整編七六師二四旅少將旅長張新，整編七六師少將參謀長劉學超，整編七六師少將新聞室主任曹鴻武，第三軍第七師少將師長李用章，五三軍一一六師少將師長劉潤川，整編四五師二一一旅少將旅長張忠中，五三軍一一六師副師長張紹賢，一一六師參謀長吳賈生，整編十五師六十四旅副旅長王文才，整編八八師六二旅副旅長湯家楫。非正規軍將級軍官八名，即陝西宜川指揮部中將指揮官許用修，東北突擊第二總隊少將指揮官項成倩，湖北保安二總隊少將司令熊振軒，駐陝北延川保警總隊少將總隊長馬瑞祥，河北省保安總隊少將總隊長師士林，東北突擊二總隊少將副指揮陳德保，河南六專署指揮部少將參謀長馬聲援，湖北東部保安團少將副指揮官周曉軒。俘蔣匪縣長十一名，即陝西宜川縣縣長徐沛，延川縣縣長蔣步嶽，清澗縣縣長方本裕，安定縣長韋甘瑩，河南新蔡縣長董采民，鎮扶縣長黃國儒，安徽太和縣長仇天民，東北彰武縣長王維安，山東郯城縣長禹近智，山西吉縣縣長李文異，吉縣代縣長嚴志洪。斃傷非正規軍少將四名，即河北保安一總隊少將總隊長許鐵英，河北保安二總隊少將總隊長王澤民，暫五十一師少將師長唐保黃，東北騎一旅少將旅長金豐中。

（五）繳獲長短槍四萬九千餘支，戰防槍十五支，輕機槍三千一百十九挺，重機槍七百零五挺，手提機槍一千七百八十七挺，高射機槍四挺，重迫擊砲七門，迫擊砲二百三十二門，六零砲四百二十門，山砲四十一門，野砲十七門，平射砲四門，火箭砲五十五門，戰防砲九門，步兵砲十門，機關砲三十五門，高射砲一門，小砲四門，其他砲一百二十門，擲彈筒四百六十五個，槍榴筒六十四個，火焰噴射器四具，各式子彈六百萬零九千五百發，各式砲彈十二萬發，手榴彈一萬三千個，另彈藥一百噸，炸藥三萬斤另五百箱，繳坦克三輛，毀坦克一輛，繳汽車一百四十五輛，毀汽車五輛，繳火車頭五十三個，毀火車頭二十一個，毀裝甲火車及車皮各一列，擊落飛機十二架，繳電台九十八部，電話機四百三十六個，電話總機十一部，報話機十六部，騾馬三千五百四十匹，軍糧五百一十一石，食鹽二十萬斤，警報機一個，探照燈六座，大車四百零八輛，自行車一百零二輛，擊燬小軍艦一艘，繳木船十三隻。

（六）解放與收復縣城一百零六座，敵佔我縣城七十四座，得失相抵，我淨得三十二座。

魚台鎮平兩役
我殲敵二千四百餘

（新華社豫皖蘇前綫二十二日電）解放軍十九日晨一時攻克魚台縣城，殲滅蔣匪七百餘。同日下午在金鄉魚台間之賽集、李家樓一帶，全殲自金鄉出援之蔣匪整七十六師一三九旅之兩個營及保安團一部，生俘副團長以下六百餘，繳迫擊砲兩門。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二日電）前綫司令部發表第十五號公報稱：十七日解放鎮平戰鬥中，殲敵保安第二團，生俘團長以下一千一百餘人，獲步槍五百餘支，子彈十三萬發，電台三部，食鹽萬餘斤，藥品一部。又十九日解放泌陽之戰中，我俘敵十四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二百餘支。

威脅敵徐州東北防綫
我連克邳縣嶧縣棗莊
控制台棗路百餘里及廣大地區

（新華社華東二十二日電）配合蘇魯豫皖解放軍在徐州以西以南展開之大破擊戰，我魯南地方武裝於十七十八兩日連克嶧縣、邳縣、棗莊等重要城鎮，控制台（兒莊）棗（莊）路台兒莊以北，臨（城）棗（莊）路以東百餘里鐵路，及嶧棗邳附近廣大地區，嚴重威脅徐海東段及蔣匪徐州東北防綫。十七日夜，我以邳縣城爲中心，展開攻勢，經一夜戰鬥，以三十比一之敵我傷亡比例，將該城攻克，將匪五個保安隊及縣政府大部殲滅，據初步統計，俘敵一百八十餘，斃傷一部，並解放被蔣拘押之壯丁七十餘人。我軍進城後，即開倉濟貧，將蔣匪掠積之小麥二十餘萬斤，全部發給貧苦羣衆。該部復乘勝橫掃僞匪，繼克岔河、官湖等據點。另部我軍同夜以四發子彈，俘蔣匪鎮長以下三十餘名，佔領棗莊（十月二十四日曾一度收復，此爲第二次）。十八日晨，嶧縣蔣匪糾集縣大隊等千餘人，圖反撲，續敵南逃，我軍予以反擊，殲敵一部，並乘勝佔領嶧城東北郯山、裴山等地，直逼嶧縣城下，午後三時，守敵狼狽南竄，該城遂爲我收復。

我六戰六捷敵損兵折將
陳匪狂妄計劃破產
——評遼西我軍兩月鏖戰績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一日電）冀熱遼前綫記者頃就遼西兩月來人民解放軍之鏖戰戰績，發表評論稱：匪首陳誠到東北後，甫告下車，即指責杜聿明棄守錦承路葉柏壽淩源一綫之失策，說他自己的第一個計劃，就是「確保北寧路，打通錦承路」。他這一狂妄計劃，在人民解放軍的連續打擊下，終於破產了，而他的損兵折將的本事，較之於杜聿明，似乎更高出一籌。我熱遼路反攻大軍在北寧路出擊的第一個回合，是九月十四日到二十日的一週內三戰三捷，殲滅蔣匪軍一萬六千餘人，將蔣匪關內外輸血管北寧路山海關錦州間打得支離破碎，使其完全癱瘓。第二個階段的作戰，是向錦承路大舉出擊，除將錦州金嶺寺一綫全部破壞外，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的十一日中，一戰朝陽，二戰義縣西九關台門，三戰錦州以北金家屯，獲得了第二個三戰三捷的鏖戰勝利。兩個月作戰總計，共殲敵達兩萬七千餘名，這些被殲的部隊，大多是陳誠拚命調到東北戰場來的，第一次遼西大捷中被殲的，是新從冀北調來的四十九軍兩個師，幾乎全部送了禮，而第二次大捷中被殲的九十三軍和九十四軍的六千多人，卻又是才從華北戰場調來的，我軍繳獲了大小砲八十多門，滿載裝備的汽車卅餘輛和大車百餘輛，僥倖如被打得落荒而逃。這正是陳誠匪徒「確保北寧路打通錦承路」的又一個「傑作」，無怪被俘的二十一師師長郭惠蒼及其師參謀長紀爲翔等高級軍官，都異口同聲的罵陳誠指揮無能了。蔣匪中央社吹噓的所謂「義縣西北大捷」的特獲等牛皮，真是「鴨子煮在鍋裏，肉爛了嘴還是硬的」。

反抗蔣匪苛雜勒索
蕪湖商民爆發罷市

（新華社陝北廿二日電）蕪湖商民因不堪蔣家匪幫苛捐雜稅之重重勒索，羣起反抗，爆發罷市風潮。據上海申報消息：上月廿一日，該地有四家商店因無法應付蔣匪苛捐，被捕去四店員。廿二日晨，裕成布莊及公茂商號，且爲蔣匪當局查封。店員因不滿此項蠻橫措施，當與稅吏發生衝突，裕成布店店員吳占華當場被蔣匪稅警捕去，引起羣衆公憤，大街上立時一呼百應，蜂擁而上，將吳搶回，全城商店即一致罷市抗議。

法工人鬥爭澎湃各地 五十二萬人參加罷工

（巴黎訊）爲對抗法國社會黨當局進攻工人階級的反動措施，與爭取有保障的生活條件，法國全國工人羣衆，已到處掀起了英勇的罷工鬥爭。據美聯社二十日電稱：「保守的估計，承認在法國總工會領導下，已有五十二萬四千以上的工人在罷工中。巴黎區將近三十萬金屬工人的罷工，已使汽車及航空工業陷於停頓。北部諸省與加萊海省共十一萬四千煤礦工人亦幾乎全部罷工，使該地礦場關閉。馬賽區的罷工者，現已猛增至十萬人，在馬賽碼頭工人號召下，法國地中海一切港口，均成死港。大西洋岸各港碼頭工人，亦響應馬賽工人之號召，拒絕裝卸貨物。同時，北部里爾建築工人，亦舉行罷工。巴黎麵粉工人的罷工，已波及北部里爾與馬賽及其他小城鎮，因此各該地的麵包店，只好關門大吉。尼斯城電影院及自來水工廠的職工與士倫兵工廠的八千職工，亦於十八日罷工。法新社電：總工會已命令各工會要求在每月最低薪水中，增加三千八百法郎（約合三十一美元以上），並且在談判未決定前，增加薪水百分之二十五。在此號召下，全國海員工會、巴黎區公務員聯合會、樂納省小學教員等，均紛紛討論罷工事宜。驚慌失措的法國反動當局，則紛紛自各地調集保衛隊，防衛巴黎及各城市的警戒。

意反法西斯運動繼續擴大 廿萬農業工人總罷耕

以步槍鋤頭進行自衛反抗鎮壓

（各方訊）意大利反法西斯運動繼續擴大中，意南蒲格里亞省二十萬農業工人舉行總罷耕。據合衆社羅馬十九日電稱：該省格拉還的農業工人，以步槍鋤頭等一切可以到手的武器，實行自衛，反抗警察的武力鎮壓。警察在農業工人的自衛反擊下，被壓縮回警察局。巴利附近的柯拉圖，五千農業工人焚燬了法西斯「平民黨」黨部，並攻打該城的警察局。加斯貝利反動政府，已下令急調機械化部隊及警察至蒲格里亞省，力圖鎮壓農民的反抗。滿載陸軍的機械坦克及裝甲車，均開到柯拉圖。加斯貝利本人，則於十七日發表演說，污衊共領袖之演說爲「宣戰」，妄圖作爲血腥鎮壓反法西斯運動的藉口。社會黨左翼力斥加斯貝利之恐嚇演說，並要求現政府辭職。

荷以和談爲侵略烟幕 繼續擴大對印尼進攻

（各方訊）正值印荷談判在三國「調停」委員會主持下，於十五日開始進行之際，荷蘭侵略者卻不斷擴大對印尼解放區的攻勢。據印尼軍十七、十八日公報稱：在東爪哇摩卓格兩都地區，荷軍發動新攻勢。在中爪哇威洛山地區，荷軍配合坦克大砲，數次進犯印尼陣地，但屢次被印尼軍擊退。荷蘭海軍在蘇島東部海岸之丹戎巴登登陸，經印尼軍反擊後，被迫撤退。印尼廣播評論印尼局勢及印荷談判時稱：此間無任何跡象表示印尼將有和平，安理會並未制止荷蘭侵略，荷蘭亦未放棄摧毀印尼共和國之計謀。荷蘭帝國主義者，仍在玩弄它們的陰險把戲——以和談爲繼續侵略的烟幕」。印尼職工會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印尼通訊社指出：荷印當局的印尼工人和農民，均拒絕爲他們服役，與荷人合作爲叛逆。印尼青年總會（印尼各界青年的團結組織）及印尼職工會，於十六日先後發表通電，向全世界表示：印尼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領袖們，爲保衛共和國之後盾，抗爭荷蘭殖民者，決心反抗到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法罷工浪潮衝擊下 拉馬第政府崩潰

（巴黎訊）在法國勞工日益擴大的罷工浪潮衝擊下，拉馬第政府「爲形勢發展所震驚，竭力想組織一新閣以資應付，但他和他的可能繼承人翁總理譚，都沒有獲得迅速的成就」（美聯社十九日電），而宣告崩潰。法新社電稱：拉馬第十九日晚，向總統阿里奧爾提出辭職。同日法社會黨總書記摩勒宣佈以反蘇反共而臭名昭著的勃魯姆，已接受組織新閣，並將以「鐵腕而且或者是不合流俗的」措施，以對抗法國工人階級的要求。摩勒並稱：人們必須記住一次內戰——這無疑地是一個現實的並存在着的威脅——或將如西班牙一樣，具有國際的反應。衆信，社會黨領袖之此項宣告，以及十八日社會黨內政部長莫克堅持要求議會撤消兩名共產黨議員（因其贊助工人罷工）資格的措施，斷然表示法國社會黨已決心更進一步順從美國當局與戴高樂的要求，鎮壓法國工人階級。但此項企圖，必將激起法國勞工爲保衛民主的更堅決的鬥爭。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

列寧格勒工人呼籲

（塔斯社訊）列寧格勒產業工人、工程師、技師暨工廠職員，十九日發出告全蘇產業工人書，呼籲爭取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內稱：自從愛國戰爭結束以來，蘇聯人民在恢復與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與文化一切部門的工作中，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當某些國家正日益接近經濟危機，千萬人民勞將陷入飢餓之時，蘇聯工業的發展，卻蒸蒸日上，從事於工業的工人日見增多，勞動生產率日有改進，物質福利日益提高。列寧格勒工人，曾鄭重保證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完成一九四七年全年生產計劃，我們已信守不渝地實現了。鑒於我們所獲的成就，並在估計我們的能力及可能性以後，我們保證提前在四年內完成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我們呼籲社會主義工業及運輸業的一切工人、工程師、技師、僱員與工廠職員，贊同我們的倡議，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

副刊

「把頂好的皮襖給老漢！」

——記馬作村先分配冬日必需品夜會——

徐邁

興縣曹家坡行政村開過農民大會後，因爲嚴冬的到來，決定先將冬日必需的鬥爭果實——豬、被、衣服、棉花、鋪子等分配到各自然村。

馬作這個十二戶的小村，十幾年前僅住着三戶以下爲生的窮苦人家，在饑寒苦中過活，除孫豐外，其他作木工和種地爲生的人都經過長工的，五戶是年逾五十歲的老光棍，無兒無女的老漢。

農會召開的分配晚會上，王玉彩老漢，從九歲開始當長工，過了一輩子，光身漢，他說：「我沒穿過一件皮襖，還沒蓋過一塊被子，這回分給我皮襖就滿足了，我身上也不冷了。」東西川不多，但都是大家同意的，先給他分了件棉襖和一條被子、棉花；老漢說：「把頂好的皮襖給老漢！」其他的人也都說：「他年老多病，是村裏最缺的一家，給他分了。」於是分給他一條棉被、白布四丈、棉花七兩、羊一隻、牛一份（來不及說明一條牛分三份、鋪子三兩，單衣兩件。）康東共滿意地笑了。

貧農張鐵拴是個後生，帶三個孩子，老漢們說：「這是個窮人，應該照顧。」就給他分了一條大被、一自布、一斤十一兩棉花、三兩錢、一份半、一隻大羊，還有半斤水煙。貧農王騾軍從小沒蓋過被，分到被子和大被；中農王潤扒一輩子沒鋪過毯，分到毯。貧農張志學八十一歲的光身老漢，一生窮苦，分給他的皮襖、棉花、布等後，他還要一隻羊，大家就分給他。他原住在一間房子裏，冬天冷的受不住，這時翻身代表王千提議：「咱村窰洞困難，只有王潤扒（下中農）有兩眼窰，可以先調劑出一眼給張志學老漢住，叫老漢過一個暖和的冬天。」王潤扒馬上答應了。老漢樂的合不住嘴地笑了。東四很順利的分配完了，大家都說：「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好，有吃有穿，有被，有牛，有羊……。」大家都樂的笑了，馬作村笑了。

讀者服務

關於「蔣美商約」

編輯同志：

十一月四日是簽訂蔣美商約之國恥紀念日，我一向未見到這個商約的內容，請將其內容主要者見示。

姚文

姚文同志：

蔣美商約全文計三十條，中文本長達一萬五千餘字，這個商約把中國的主權，向美帝國主義拍賣得乾乾淨淨。其主要內容略述於後：

一、這個條約的第二條至第五條，准許美國人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及經營」，「不應受不合理之干涉」，且他們「不受干涉」從事經營商務、製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以及從事「各種職業」，並且「從事爲享受任何此項職業所偶需或必需之一切權利及優例」上，在「行使上述一切權利及優例」上，美國人和中國人所受待遇相同。美國的公司和團體被賦予充許在中國設立銀行，辦理存款、放款、兌換、匯兌、買賣等業務，可以租賃房子、土地、作爲美國的代理人。任何美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都可以自由採探與開發，直接經營中國的礦產資源，不但如此，而且要給予美國以最惠國待遇，確定了美國商業市場，及使中國成爲美國貨物輸入的市場與原料供給地，確定了「工業中國」的主從關係；另一方面，利用中國的資源，掠奪中國，確定了「美國—中國」的主從關係。勞力又確定了中國的第六至第八條，使美帝在「保僑」藉口下，取得了在華治外法權，干涉中國政治上的一切。

二、第九至第十四條，強調中國的法律，以保護美國享有更多的專利、與特權，其中有包括：第一、文學、藝術作品的專有權；第二、其他工業、美國出品的商標在長期內享有專利；第三、中國內地不得徵收其貨物「旅行商」及其他稅；或其他中國內地不得徵抽其貨，從中國的財物、文化侵略之自由權。但最嚴重的是第十四條，美國人打着「內國同一待遇」的……

美國人在中國「領土全境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應享受最經常之保護及安全」。美國人及公司不論行使或防衛其權利，享有向中國法院及行政機關陳訴、及自由延聘律師，而且美國人參加的「公斷」機構解決中國的「公斷」，中國法院應予以完全信任」。此外，美國人在中國的「住所、商店、工廠、倉庫、及其他附屬房地，不得侵擾」，「一切搜查或擾亂……」，以及「文件或書籍」，非得中國有確實的合法保證，亦不得任意……。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可以置產而且對這些不動產可以隨意處分。

國之措施，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義務，美國人在中國可以免服兵役，而且亦須參加中國「蔣軍」附屬的一切軍事組織。而且更進一步，在戰時期，美國人在中國的一切財產，更是受到保護，這個「商約」完全是一個賣國的條約，說明了蔣介石把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第二十一條到二十四條，則是對美國船隻及貨物的優待，使掛有美國旗的船隻，可以任意出入中國的港口及內河等。

從以上主要內容的介紹，可以看出，所謂「蔣美商約」乃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掠奪中國的賣國條約，是蔣介石賣國的鐵證。它給中國帶來了空前的恥辱，我們要堅決爲打倒賣國賊，廢除這一賣國條約而奮鬥！

（編者）

蘇老太太的忿怒

劉明溪

交城水峪貫的羣衆，在十一月廿三日召開訴苦鬥爭大會。四十五歲的蘇老太太，含着眼淚，走出了人羣，指着富農王有世說：「王有世，現在不是你欺壓人的時候了，你記得前幾年我向你報仇嗎？你那一段地，我要向你種，你要分給我五石，我們給你上了租子，第二年打下了二石，你就把地奪了。」老太太擦着淚說：「我娘母子沒吃沒穿，你又不讓我們種地，逼得我娘死在了外頭。我們受了一年多的苦，也沒把你怎樣……」她說着哭了，又對婦女們說：「有苦要訴，咱們不怕他們地主了。」

追悼陝甘寧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總院